

著勒志尼顯

曲部三心婦

譯存塾施

版出社行言

婦心三部曲

顯尼志勒著

施蟄存譯

婦 心 三 部 曲

翻 不 所 版
印 准 有 權

實 價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二 月 出 版

著

者



顯

尼

志

勒

譯

者

施

蟄

存

出
版

者

言

行

社

發
行

者

言

行

社

總
經

售

神

州

國

光

社

社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弄四號

她在緩緩地走下那小山來；不是從那直通到城裏的大路，而從那沿在葡萄籬中間的狹狹的小徑走着。她底小孩子跟着她，拉着她底手老是走在她前面，因為在那小徑上簡直沒有容他們並行的餘地。

下午已經過去了，但太陽却依舊全力地照着地，使她把暗色草帽拉下了些掩着前額，兩眼也低視着。那斜坡——在牠脚下，那小城雛伏着——閃着微光，好像顯現在金色的烟霧裏；萬家屋瓦也都在下面耀着光輝，顯現在那面城外的麥場間的大江也遙遙地伸展着，閃爍着。沒有一些震動使空氣顫抖，好像傍晚底清涼還隔絕得

很遠呢。

蓓爾達站住了片刻，在她四周看了一回。除了她的孩子以外，她真是孤身地在這小山邊，在她周圍敷覆着一種奇怪的岑寂。在那山頂上的那墳場裏，她那天也沒有遇到什麼人，連那個時常在澆澆花，又收拾收拾墳墓的蓓爾達時常和她閒談的老婦人也沒有遇到。蓓爾達總覺得從她出發散步到現在，似乎已經過了好許多時候了，她也覺得似乎好久不和人家說話了。

教堂裏的鐘鳴了——六下。所以自從她出門之後還沒有過了一小時呢。她停在街上和那美麗的露比烏斯夫人閒談却祇是頃刻間的事。但是連她站在她丈夫墳前的時候過的幾分鐘，也似乎已經好久了。

「媽媽！」

忽然她聽到了她孩子的呼喚。他這時已經灑脫了她底手跑在前面。

「我會比你走得快，媽媽！」

『等一等，喂！等着，弗利茨！』蓓爾達喊着。『你總不會讓你娘獨個兒的，可不是？』

她追隨着他又攔住了他底手。

『我們現在是不是回家去？』弗利茨問。

『是的；我們要去坐在那開着的窗邊，直等到天黑。』

他們早已走到了山脚下，於是他們在那沿着大路（這時是被樹上的灰塵所灑白了。）的栗樹蔭下走向城裏去。在這路上，他們依舊祇遇到很少的人。沿着路有一對大車對着他們而來，那御者，手裏抓着鞭策，在馬底旁邊走着。又有兩個騎自轉車者飛駛着從城裏來，到鄉下去，在他們輪後遺留着一大陣的灰塵。蓓爾達機械地站住了，看着他們過去，直到都看不見了。

這時弗利茨已經爬上了路旁的長椅。

『看，媽媽！你看我會怎樣做！』

他裝着姿勢預備跳，但是他底母親抓着他底兩臂，很小心地將他抱到了地上。於是她坐下在那長椅上。

『你疲倦了嗎？』弗利茨問。

『是的，』她答着，驚覺着似乎真個感着乏力了。

這時候她才感覺到那蒸熱的空氣已經使她疲乏到要入睡。并且她簡直記不起在這五月中旬曾經驗過這樣熱的天氣。

從她坐着的長椅起，她能夠追跡着她所從來的路徑。在日光下，那小徑在葡萄籬中間經過，上去又上去，一直到那亮晃晃的墳場底牆垣。她已成了習慣，每禮拜總得有兩三次沿着這小徑散步。這種到墳場裏去，她早已看得無異於散步了。當她在墓碑和十字架之間的沙礫鋪得好好的小路上巡行的時候，或者在她丈夫墳邊做一個靜默的祈禱的時候，再或者當她把上山時沿路上採掇着的少許野花安放在墳上的時候，牠底心幾乎絕不會再被苦痛底悸動所困擾了。實在她底丈夫已經死了三年

了，這却正等於他們底結婚生活所維持到的年數。

她底眼睛閉了，她底心回到祇在他們結婚（那是在維也納舉行的）之後幾天她第一次到那城裏去的時候了。他們祇曾沉湎於一個簡陋的蜜月旅行中，這正是一個境遇不很好的，娶了一個沒有粧奩的妻子的男子所能舉辦的。他們曾從維也納乘了小舟，溯江而上，到了伐毫地方的一個小村，離他們未來的家並不遠，便在那裏消磨了幾天。蓓爾達還能夠清清楚楚地記憶到他們所曾歇宿過的小客棧，他們時常在日落之後去閒坐的江邊花園，和那安靜的，可說是惹厭的晚晌，這種晚晌是完全與她女郎時代的幻想所預先描繪給他的新婚夫婦所要消度的晚晌不同的。當然，他應得是很滿意過的。

當維克多·馬諦亞斯·迦蘭向她提出婚議的時候，她已是二十六歲而又是在這世界上絕對孤身的。她底雙親死了不久。多時之前，她的一個兄弟到美國做生意找運氣去了。她底小兄弟是做戲的，他已和一個女優結了婚，在三等德國劇場裏充扮

喜劇角色，她幾乎不和親屬相接觸，偶然還去拜訪的唯一的人便是她底嫁給一個律師的表姊。但是連這一些友情也逐年地冷淡了，因為她底表姊已整個地被她底丈夫和兒女所包圍住了，所以對於她底未結婚的朋友底事情幾乎一點興致也不感到了。

迦蘭先生是蓓爾達底母親底一個遠親。在蓓爾達還是一個小女郎的時候，他常到她家裏來用一種拙劣的方法對她表示戀愛。在那時候，她簡直沒有一些兒鼓勵他的心情，因為她底幻想替她勾繪了別個樣子的生活和幸福。她是年青而又美貌；她底雙親，雖然算不得豪富，但也可稱小康，她的希望是與其在家庭之內安靜的秩序裏過一種普通的生活，還不如做一個著名的比牙琴家，或者一個藝術家底妻子在世界上飄泊。但是這個希望不久就凋殘了。有一天她底父親，在一種家庭的熱忱底衝動中，禁止她再到音樂院裏出席，這件事使她底過藝術生活底希望，同時又使她的一位當時已聞名的青年提琴家的友誼都告了結束。

以後幾年真是異常地乏味。最初，真的，她感覺到些輕微的不適意，或者甚至苦痛，但這些情感的確祇是短時期的。後來她從一個少年醫生和一個商人處接受到了婚議。她都拒絕了，對於那醫生，是因為太醜了，對於那商人，是因為他住在一個鄉鎮上。她底雙親，對於無論那一個求婚者，也都並不熱心。

但是，當蓓爾達底二十六歲過去了，而她底父親因為破產的原故失去了他底小康的時候，她底命運便是對於她自己也在開始妄懷了的幾樁事情的追悔——她底年青的藝術家的志願，許久以前和那提琴家的戀愛事件（這似乎是不曾有一些兒結果），醜醫生和鄉下商人從她手裏接受到的獎飾底缺少。

在那時候，維克多·馬諦亞斯·迦蘭並不住在維也納了。兩年前，那保險公司，（他自從二十歲那年起進去辦事的）依了他自己底要求將他調到了多瑙河上的一個小城裏的新開支行裏去做經理，那兒是他底已婚的哥哥在做酒生意的地方。他來向蓓爾達底雙親辭行的時候的一席較長的談話，却創造了些印象給她，他說起所

要請求公司把他調到小城裏去的主要原因是爲了他已經年紀在大起來了，他亦不想找一個妻子，他祇希望能有一個和有密切關係的人在一起的家庭。那時蓓爾達雙親都取笑他底意思，據他們看來這好像是有些憂鬱病的，因爲迦蘭差不多已經四十歲了。然而蓓爾達却在迦蘭所說的理由裏發現了許多的常識，真的，在他年的時候，他是永不會有這樣的印象顯示給她過。

以後幾年，迦蘭時常爲着職務到維也納來，他每次總到蓓爾達家裏去。晚飯之，蓓爾達成了習慣，總奏着鋼琴給迦蘭聽，他幾乎用一種尊敬의注意來靜聽着，者還要談起她底小姪子和姪女來（他們都是很愛音樂的），對於他們，他常說蓓爾達女士是她所曾聽過的最好的比牙琴家。

這是好像很奇怪的，并且蓓爾達的母親所禁不住要時時地議論的。迦蘭先生自他從前的懦怯的求愛以來，始終沒有勇氣對於過去，或者甚至對於可能的將來，過一些兒的口風。因此蓓爾達又在所受到的許多譴責上加了一重埋怨，說她對待

迦蘭先生雖然不是太冷淡，但也太不經意似地了。然而，蓓爾達祇是搖着頭，因為這時她心裏並不想到有和這一個有些兒拙陋的人（這個人底相貌又比他底年紀老）結婚的可能。

在她母親底暴亡之後，有一會湊巧她底父親臥病了幾個月，迦蘭又來了，他聲稱有了一個月的給假——這是他早就請衆着的僅有的一次。這對於蓓爾達是很明白的，他到維也納來的唯一目的便是在這個麻煩和困苦底時候來幫助她。當蓓爾達底父親在她底母親殯葬之後一個星期亡故了的時候，迦蘭表現得他自己是一個真心的朋友，不僅如此，他還表現得是一個很有精力的人，這種精力是她所從來沒有信任過的。他勸他底嫂子來到維也納，讓她可以幫助蓓爾達度這無起先幾個星期的失去怙恃底悲楚，此外，也可以稍微分她些兒思緒。他處理營業的事件很能幹又很迅速。他底好心在這些悲痛的日子裏使蓓爾達感覺到許多的滿意，所以當他臨別問她究竟願意做他底妻子否的時候，她便在一種很深的感謝底情緒之下默契了。她當然

也明白，如果她不嫁給他，她便要在幾個月之間獲得自己底生活，或者去做教師。況且，她已經看得起迦蘭了，又很慣于和他作伴，所以在他將她帶到祭壇邊去的時候，此後又在要出發去蜜月旅行，他第一次問她愛他否的時候，她都能夠誠意地答應一聲『是的』。

在他們底結婚生活底最初的時候，她真覺得並不愛他。她祇是讓他愛她，而自己却把這事丟開了，最初對於自己底幻滅，不免有些驚異，後來却是淡漠地了。直到她發現自己快要做母親了的時候，她才能夠使自己報答他底熱情。她隨即很容易地安於這小城裏的平靜生活，因為即使維也納她也曾度過差不多隔絕的生活。對於她丈夫底家族，她覺得很快活很安慰，她底大伯，即使並不在表現着偶爾的粗鹵時可說一無邪的，也至少是一個很溫爽，很可親的人；他底妻子也是個好品性的婦人。有時也稍微帶些憂鬱。迦蘭底姪子，蓓爾達到這小城裏來的時候他才只十三歲，是一個鹵莽而好看的孩子；他底姪女，是一個很沉着的九歲的孩子，生着

一雙驚異的大眼睛，從他們見面時最初一剎那間就對於蓓爾達隱匿着一種強烈的依戀。

當蓓爾達底孩子誕生子，那兩個孩子都慶祝着他當作一個歡迎的玩物，此後兩年，蓓爾達覺得十分快活了。有時候，她甚至相信她底命運未必會有再好的形式。那大都會底喧嘩嘈雜的聲音在她底記憶裏好像是不快意的，幾乎是危險的東西了；有一回她伴着她丈夫到維也納去買些兒物件，湊巧，使她很覺得厭煩，街上都給雨水降得又潮濕又泥濘，她便賭着咒說永不再做這種三小時之久的既麻煩而又完全不必要的跋涉了。

他們結婚之後三年，在一個春天底早晨，她底丈夫忽然死了。蓓爾達底驚愕竟到了極度。她覺得從來不會觀察到會發生這種變故的一些兒可能性。她是被遺留在很窘迫的境遇裏了。但是後來她底嫂子卻聰明而又仁慈地替她想出了一個計較，可以讓那寡婦不必慈善性質地接受到什麼而能夠自己支持生計。她請蓓爾達担任了她

底孩子底音樂教育，又替她介紹給本城別的人家去做音樂教師。這是那些聘請她的夫人們都暗自明白了的，他們應當常常裝做着舊爾達底担任這種課程是祇不過求些微地散散心，而她們底送她薪金也祇是因為她們不願她費了這許多時間和辛苦而不受酬報。她從這方面得來的入款很足夠補貼她底進益，恰巧應付得了她這種生活方式底需要，所以當時間磨滅了她底第一次銳利的苦痛和因丈夫之死而遇到的第二次悲哀之後，她又很滿意，很愉快了。在那時候以前的她底這種生活法是不會使她現在感到缺少什麼東西的。她底對於未來的思想，幾乎完全被她兒子底長成底各接續的步驟所占有了。至於第二次結婚底假定橫亘在她心裏，卻簡直是絕少的情形，這種思想常祇是一個疾飛而逝的幻想而已，因為她還沒有遇到過一個嚴肅地認為可能作她第二個丈夫的人。青春的慾念底挑動，那是有時候在清晨夢醒之際她心中所感覺到的，常在白晝進行了牠底平靜的途徑的時候消散了。直到春季底來臨，她才感覺到某種她底安靜底最先知覺底紛亂；從此她底夜晚也不再恬靜無夢地過去了，

而且有時她還被一種使人疲倦的事情底知覺所壓抑着，這是她從前所不曾經驗過的。然而，最奇怪的是忽然發作的衰弱，那是她所時常患的，甚至在白晝，在這種現象底勢力之下她幻想着她能夠感覺到她身上血液循環底行程。她記得在她生孩子的時代的幾天中曾經經驗到相似的感覺過。最初這種感覺，雖然也是熟悉的，對於她是這麼奇怪，似乎她底一個朋友曾經告訴她過的。其實只在她更屢次地回來的時候，她才發現這是她自己從前所經驗過的。

她身體震戰着，懷着一種好像剛從睡夢中醒轉來似的感覺。她開了眼睛。

她看來空氣好像都在旋轉似的；蔭影橫過半路；上面到山頂上，那墳場底牆已不再在日光中輝耀了。蓓爾達迅速地把頭前後搖動了幾次，要使自己完全蘇醒似的。她似乎覺得自從她坐下在這長椅上到現在已經過了一整天一整夜了。在她底意識裏，時間怎麼會過去得這樣散亂？她向周遭看了一下。弗利茨到那裏去了？呀，他正在她底身後，和弗利特里希醫生底孩子一塊兒玩着。侍女正跪在他們旁邊，幫

助他們用砂礫築起一個城堡來。

這條樹蔭路此刻比較剛才早一些的晚晌不荒寂了些。走過的人，蓓爾達幾乎都認識的；因為她每天看見他們。但是因為都是她所不會交談慣了的人，所以他們都影子似地飛閃過去了。那邊來的是那個馬具商，彼得·諾伐克和他底妻子；雷林格爾醫生驅着他底小鄉下馬車，在行過的時候向她鞠躬着，他底後面，跟隨着地主文特萊因先生底兩個女兒；隨即又是中尉拜爾和她底未婚妻騎着自轉車在路口緩緩地駛行到鄉下去。於是她面前的動亂好像又告了一個短時的鎮靜，這時，蓓爾達除了孩子們玩着的笑聲之外，什麼也聽不到。

此後，她又看見有人從城裏緩緩地走過來，雖然還在許多路之外，她卻能夠認得出這是誰。這是克林格曼先生，近來她和他更比從前常常接談了。他從維也納遷移到這個小城裏來已是十二年或者更多些以前的事。據說他有一時曾做過醫生，曾經爲了些職業上的錯誤，或許竟是什麼很嚴重的差處，使他不得不拋棄了他的事